**討海人生**

文章取自：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計畫：<http://proj1.sinica.edu.tw/~photo/subject/B-life-02/index.html>



翻開台灣漁業史，是一段在艱困中發展的紀錄，而在漁民眼中， 只不過是一場場的賭注所接替而來，賭的是運氣、技術，甚至是性命 。西元1624年荷蘭人佔領台灣後，開始鼓勵中國漢人來台灣從事漁業 與貿易，當時每年由中國來台捕魚的漁船多達三、四百艘；清光緒三 年（西元1877年）福建巡撫丁日昌奏請所有船港等雜餉奉准豁免，免 除了長期以來漁民的沉重負擔；日治時代明治年間（西元1910年）， 台灣有了第一艘動力漁船開始作業；民國七十五年間，因為二仁溪兩 岸排放酸洗廢五金的污水，造成興達港附近養蚵受過量銅污染變成「 綠牡蠣」，蚵仔銷路受阻……。

　　漁業是個比較特殊的行業，海洋漁業特別是如此，漁民在海上工 作，「討生活、賭性命」，與在陸地從事農耕差異極大，自然形成特 殊的漁業社會生態。面對遼闊的海洋，誰也沒把握底下有多少魚群， 作業稍稍遲疑，撒的網恐怕又要再一次槓龜，或者要擔心這一次颱風 會不會把今年的蚵仔全部買走了。即使是人工養殖漁業的情況亦然， 水面下的世界在把它打撈上來之前都不算數，其中的趣味就在於期待 與失望間游走。捕魚是一種期望僥倖的生活，即使一連捕不到魚的時 候，也不完全悲觀，捕不到魚，只好拜神請託，豐收了，則賺到了一 頓粗飽，等揮霍將盡時再出海吧。這樣期望僥倖的循環，跟岸邊樹下 的吆喝有何差別，都是一場賭博啊！

　　水孕育豐富的魚鹽資源，靠水而生，既要想望著水中的無盡財富 ，又隨時擔心它翻臉無情，這是一種聽天由命的生活，雖然日子總存 在著那麼多不確定，還好，樂觀的天性是比較確定的。

台灣四面環海，海岸線長達1595公里，但缺乏曲折度，以至於港灣不發達，漁 船出入及停泊極為不便。而夏季時颱風的侵襲及冬季高氣壓所產生的強烈東北季風 ，更成為漁船作業的障礙，一整年當中，適合出海捕魚風平浪靜的日子並不多。台 灣人多以農維生，漁撈僅當作副業，且多數仍視海洋為畏途。因此早期台灣漁業規 模小而原始，僅能在海岸附近從事漁撈，生產量不高。

　　自然環境迫使漁民承受這項工作的宿命，而漁民一般生活困苦，生產與生 活的資金缺乏，大多先行舉債，日後償還。同時，魚行藉由貸款向漁民收取利息， 並且取得漁獲的專賣權，漁民既然無法獨立自主經營，只好忍受魚行的重重剝削， 受制於魚行。隨著近年經濟成長，漁業這個辛苦又不安定的行業漸為人所遠離，漁 民外流、人口老化，漁業勞動力不足，外籍船員引進台灣。

　　人家說「討海人，三分命」，過去是指漁民出海必須面對變化莫測海洋的殘酷 威脅和物資條件貧苦的日子，現在剩下的這三分命，還得再撥兩分來面對陸地上更 險惡的考驗了。

一般所稱的「鹽分地帶」，過去是指台南縣境的北門、學甲、將軍、佳里、 七股和西港六個鄉鎮，也可以指台灣沿海其他有相同狀況的鄉鎮，這裡土壤鹽份 含量高，農作物難生長，顯得貧瘠、荒蕪，再加上日照強、風沙大，居民們一方 面在土地上嘗試耕種，一方面得到海中或依海討生活，惡劣的環境，養成了這裡 人民堅毅、善良、刻苦，認份卻不認命的特質。居民只能以鹽場、養殖、捕魚求 生存，不可自主的選擇，不曾休止地和天候、海浪爭口飯吃。

　　長長的鹽分地帶海岸線，正好是鹽和海鮮的故鄉，一片片連綿不盡的鹽池和 漁塭，是這裡最大的招牌地景，現在，隨著灌溉渠道修築和土壤改善，鹽分地帶 也可以栽種了各種農作物，像甘藷、各種豆類、大蒜、蔥頭、蕃茄、西瓜、哈密 瓜……等，也因為本地特有的環境而成為別地所沒有的特產。

　　鹽分地帶除了勤奮的人民，也讓人聯想到龐大的「台南幫」企業團發跡的背 景，這裡是海陸交錯之處，白鷺鷥與木麻黃的棲地，是充滿文學與宗教熱情的地 方，下回驅車經過台南縣境內的省道17即19線時，眼前平疇沃野、漁塭鹽田，必 定讓您心胸頓開，這邊的人民臉龐黝黑、笑容親切，反應的正式踏踏實實生活， 因為這裡是「鹽分地帶」。

　　歷經多少歲月，我們看到土地如何因人的介入、勞作而成為人所屬的一幅景觀。

相傳三百多年前，蚵仔的養殖即從中國傳入鹿港，鹿港為台灣插竹養蚵的發源地，至 今，台灣蚵仔主要產區仍集中於西南部沿海一帶，每逢盛產期仍可見婦女成群撥蚵的景象 。

　　日據時期，台灣養殖牡蠣以插竹式為主，以河川出海口、淡海水的交界處，其低潮時 乾露出水面的沙地為養殖基地，嘉義一帶乾潮線很長，經過天然的淤積，因而形成了很大 的養殖場。但插竹式養蚵因養殖面積有限，且篊竹上的蚵苗附著常不均勻，加上直插篊竹 的位置易阻擋海砂、淤積，因此逐漸廢除，而改以平掛式或浮筏垂下方式的養殖；只見海 平面上一片片的竹筏相接連天，煞是壯觀。

 　　每年六、七月是最肥美的蚵仔收成季節，每當蚵仔採收後，直接運往蚵寮，成堆如山 的蚵仔寮內，除了一山山帶殼的蚵仔外，還有許多坐著撥蚵殼的婦女和兒童，他們戴著手 套，手上拿著一把小尖刀，熟練地撬開蚵殼，挖出肥美的蚵肉，將蚵殼和蚵肉分別疊堆置 於兩處；一邊談笑風生閒話家常，一邊努力撥殼賺取零用金；轉眼間，空的蚵殼已堆積如 山，成為製作石灰的原料。

夕陽西下，昏黃的餘暉撒滿海面，彷彿一張金色之網，散播出整個 碼頭浪漫的氣息，港邊墜入情海的儷影、碼頭工人三兩成群疲倦但輕鬆 的小憩、闔家出遊共同觀賞夕照的和樂家庭，全都沉醉在幸福的溫暖中 ……。

　　港邊另一角落，漁民們熟稔的將捕魚用具整理上船，船艙加滿冰塊 、燃油、飲水，一切就緒，準備晚間在海上來個大豐收。日落西盡，倦 鳥歸巢、萬家燈火時，卻正是討海人與海搏鬥的開始。安靜的海面上， 除了海浪衝擊船身的拍打聲，啵啵啵的引擎聲，還有船與船間漁人相互 呼應的吆喝聲，在鹹風充斥的空間此起彼落，劃破寧靜的夜空。

 　　東片變白之際，港邊聚集著期待歸航的人群，他們是家人、漁行、魚販 、港務人員和來自各地的老饕消費者，一夥人喧噪著、議論著，猜看看 漁民們這一趟出海的漁獲，有多少？有哪樣？平安否？漁市的工人舒展 筋骨待命中。漁船一靠岸，答案盡攤在眾人面前，這一刻，漁民回到岸 上的另一場搏鬥正式展開。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說明了船家工作的兩面，既要乘水之便， 又不敢擔保每回都平安，甚且，同舟的尚有受人託運的貨物，以及來來去 去的過渡人。

　　台灣河川短淺，乾雨季水量差異大，乾季時，或許可以直接「撩」水 涉溪，雨季時洶湧的溪水就得靠舟筏過渡方行，再加上過去陸路交通建設 較慢，河川一方面形成台灣南北交通的障礙，另一方面卻兼有內陸與沿海 間貨物運輸的功能，此時，這些擺渡人正好扮演起串聯東西、銜接南北的 角色，古籍上記載所謂「漢番交易」，以及內陸建材需求，和山林土產輸 出，便是透過河道運輸而完成的。整個社會機器運轉的脈動下，少不了猶 如在血管裡輸送氧氣的搖槳擺渡人。

 　　在台灣早期，橋樑尚未普及，橫渡大型的溪河，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 ；正如陸地上的計程車一般，擺渡人搖著槳，從清晨到黃昏，不知與多少 有緣人共乘一條船，從岸的這頭過渡至岸的那頭，在往返之間，看盡多少 人世間紅塵事，儼然眾生「情緒轉運站」；只是當時在船上聊的多是工作 片段與生活瑣事，加上親切誠懇的噓寒問暖，或許大家都認同「十年修得 同船渡」的緣分，也就特別珍惜在渡船上的短暫時間。

童年時，在炎熱午後能跳到水中泅水嬉戲，是許多人甜蜜的回憶，印象中， 水底下總有許多有趣的事物，既能換得一身清涼，又有魚貝蝦蟹抓不完。三五同 伴相約說是去放牛，其實是相準了池子的主人今天不在家，和池邊那棵結果正熟 著的芭樂樹呢！

　　以前沒有所謂的污染，不論是人工挖鑿或自然生成的池塘溝渠，都聚生著各 種水生動物，不僅兒童們喜歡到水裡，邊玩邊抓魚，大人們也會就近去捕撈或者 垂釣，尤其當水位降至小腿肚高時，通常只有這個時候，那些底棲的蛤、蜆、螺 和泥鰍、土虱才容易捕捉，或者是魚塭飼主將養殖的魚種撈完後，此時池裡邊的 水也快放乾了，很容易吸引鄰近的大人和小孩，帶著自家鍋子、桶子和任何能網 撈的用具，不管滿身爛泥會多狼狽，只要能將那些漏網之魚一網打盡，就是這趟 最大的任務。

 　　在物資缺乏的時代，野生的水產常常成為家庭餐桌上的營養補給品，有時也 充當辛勞工作之後的加菜餐餚，因此在捕捉的當兒，難免會流露出那一副「餓鬼 」的饞嘴樣，每個人無不死命地要將那些魚蝦變成桌上的佳餚，各個「步數」盡 展。捕撈的過程自然趣味十足，有些人志在豐收，而有些人則只想在池子裡翻騰 打滾爽它一番，就看個人要從水裡「撈」到什麼囉！

　 除了漁船外，漁網是漁民最重要的賺食的「傢俬」，漁網的種類多，主要有 定置網、活動網和拖網三大類。定置網有培育魚源、調節魚價、節省能源、作業 上可大可小的特性，定置網有如海中的陷阱，多安置在沿近海慣性迴游魚類的游 徑上，讓魚兒自投羅網；活動網從小型手撒網，又稱「ㄆㄚ網仔」，中型的岸邊 地曳網，即現在仍偶而回味的「牽罟」，到大型的兩船拖曳的大圍網，另外還有 備受爭議的流刺網，流刺網投入海中，好比銅牆鐵壁，魚兒闖過時就會被網眼卡 住；拖網是有開口的袋形網，用漁船拖行，沿途就將底棲的魚類搜括入網，漁獲 量可觀。編網的材質則由麻線演變為塑膠繩、尼龍線、牛筋繩、玻璃絲線，網眼 大小及韌性各異，船隻每次出海所使用的網不盡相同，有使用流刺網也有使用烏 魚拖網，反正捕什麼魚就用什麼網，也不管用什麼網，過渡捕撈一樣都會造成魚 源枯竭。

 　　魚網使用過後必須吊掛風乾，魚網網撈過程難免會有損壞，靠岸後的漁民的 工作之一就是整理這些賺食工具，利其器才能善其事。賦閒的漁村，有時在岸邊 ，有時在堤防上，漁民低頭專注地檢視漁網的每一框格，穿針引線再次聚攏離異 的兩頭，鹹鹹的海風灌過網目，引起一陣陣搖曳以及一陣陣腥羶。

台灣北部、南部及澎湖漁業比較發達，北部與澎湖漁民海上作業以木船為主， 中南部以漁筏為主。木船一般長30尺，寬6尺；漁筏以長20尺，直徑4~7吋，每 筏8~14支的竹子，用籐索編繫而成，台灣現在所用的膠筏，是由竹筏演變而來 ，在沿近海漁業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過去竹筏都是由竹子並排用籐索編製 而成，所以稱之為「竹排仔」，由於竹子頭粗尾細，竹排仔也就一邊寬一邊窄 了。

　　早期，台灣的竹筏可分為河川竹筏及海洋竹筏兩大類，河川竹筏所用竹竿數較 少，體型較小，由於河川湖泊的水淺，有時候以竹篙撐筏航行即可，稱為「ㄍ ㄜˋ排仔」；海洋竹筏為適用於海面風浪與海水鹽份，竹子必須另外加工處理 ，並且竹子必須加熱烘烤將前後向上彎翹，以破浪前行減低阻力，竹子另以薯 榔的汁液混合豬血為修飾塗料，使竹材更加堅固耐用，在海洋中行船，風大水 深，水域廣闊，竹筏多以櫓及帆航行。

 　　以前台灣港灣缺乏，沿海又多沙岸，竹筏是相當適宜的載具，到了日本統治後 ，開始發展現代化漁業，興築現代化漁港，充實港邊設施，促使漁船日漸大型 化，再者，沿近海漁源逐漸枯竭，漁撈作業也勢必從沿海向外延伸到近海、外 海及遠洋，從此打開了大型漁船的海洋王國。隨著造船技術改進，以及冷凍、 補給等設備完善之後，漁業也隨著大艘漁船跨出台灣海域，航向更廣闊的世界 大洋。

台灣西南沿海一帶，這裡地勢平坦，有天然廣闊的潟湖、沙洲、淺灘，氣候上 乾雨季明顯，日照強烈，台灣的鹽田大多分布於此，且已經有相當久遠的歷史 。一直到光復後，單單從日人手中接收的鹽田計有：鹿港鹽場、布袋鹽場（包 括掌潭、布袋、新塭、虎尾寮四區）、北門鹽場（包括蚵寮、王爺港、井子腳 、北門、中洲五區）、七股鹽場、台南鹽場（光復後分為安順、鹽埕、灣裡三 個鹽場）、烏樹林鹽場（包括竹滬、彌陀二區）。台灣的晒鹽依季節、氣候而 可區分為大汎季，鹽的盛產期，每年3到5月，年產鹽量的45%多集中在這三個月 期間；小汎季，10月到翌年2月，占年產鹽量的47%；風雨季為6月至9月，幾乎 晒不出一粒鹽，所以大多停晒或整理鹽田。晒鹽製鹽程序包括：納潮→給水→ 晒滷→貯滷→汲滷晒鹽→收鹽→收倉，粗鹽再經過精製則可作為食用鹽及其他 工業用鹽。

　　鹽民的辛苦所在，在於必須趁著日照最強烈的短暫時後，拼出最大的產量，在 「大汛季」時期，晒鹽人家幾乎都是全家出動，人人戴上斗笠、罩上頭巾、穿 上膠鞋，頂著南台灣赤熱的日頭，女人們用耙刮起結晶池裡的鹽粒，男人們負 責挑鹽蹬上鹽山，小孩子也在一旁幫忙，這一幅忙碌景象，只為了家家戶戶廚 房裡便宜又不起眼的區區小鹽巴罷了，而鹽民換得的卻只是微薄的收入，黝黑 粗糙的皮膚，以及滿身的病痛。